



# 雪山重逢

■徐 睿

标题书法:王 琦

## ★ 精短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—

傍晚时分,从雪山山口吹来的风凛冽刺骨。风雪“呜呜”吼叫着,一阵又一阵,有着掀天揭地的气势。

潘伟桦科学小组的到来,让雷达站变得热闹了起来。官兵们就像见到了亲人,一个个喜笑颜开。

“部队首长两周前就打来电话,说你们是为了不起的科研小组,对国家的前沿科技贡献巨大。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啦!”指导员给潘伟桦、安琪他们行了个军礼:“到了这里,就跟回家一样,老师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说,我们一定全力配合!”

“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啊!”潘伟桦感慨道,“你们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!是你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,铸造了‘甘巴拉精神’。”

“坚守在这里,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雷达兵的信任,也是军人义不容辞的天职!”指导员立正站好,声音洪亮坚定。

甘巴拉雪山,海拔5374米,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与羊卓雍湖之间。有人说它是雪山的“皇冠”、高原的“明珠”,也有人形容它是苍天的“泪滴”,是雪山女神腰间蔚蓝的“绸缎”。太阳自东方升起,首先照亮的就是甘巴拉雪山。“甘巴拉”,在藏语里是“无法超越的山”的意思。从山脚到山口、山腰,再到白雪皑皑的山巅,这里不仅地势陡峭,且一年之中,多半时间里都风雪呼啸、滴水成冰。这座雪山,连苍鹰也无法飞越,被山下的藏族牧民视为生命的禁区。

潘伟桦带着自己挑选出来的“梦之队”小组成员,来到了甘巴拉雪山雷达站,是为了开展某项科研试验。

“安琪,这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,就看你的了!”

高原反应让安琪气喘吁吁,可她语气依旧坚定:“放心,只要能给我把这个最佳试验点建起来,就算是守到‘雪山白头’,我也要等到信号出现的那一刻!”

二

战士们忙着帮客人搬卸着各种试验器材和设备。

“我们这次试验任务非常重要。之前我们借助几个高山天文台,让试验取

得了一些进展。这一次选择甘巴拉雪山,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当务之急,我们得尽快选好最佳试验地点,尽早开始工作。”

“明白!需要雷达站帮忙做什么,我们全力以赴。雷达站分布零散,雷达兵以一个站为单位,驻扎在最高远偏僻的地方。选址工作可以马上开始。”指导员郑重点头,“对了,我们有一位雷达工程师,昨天去2号站点巡查去了,今天傍晚应该能赶回来。他是一位‘转山专家’,对这座雪山的地理地貌和山口、风向,了如指掌,他可以帮你们选定一个最佳位置。”

“那太好了,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位专业向导……”安琪拍手,看着门外风雪大作,复又叹气:“这鬼天气,也真够你们忍受的呀!”

“这是‘风搅雪’,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”小战士抱来军大衣和棉帽子,“这样的天气,风雪会搅得四周白茫茫一片,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山路,哪里是悬崖。”

“在甘巴拉,每一天都在‘战斗’,你们真的很伟大!”安琪由衷赞叹道。

“‘伟大’不敢当,但大家常说一句话:‘绝不能让旗帜倒在我们手里。’这也是一代代甘巴拉军人在这里坚守的意义。”指导员正说着,一阵大风呼啸着推开了门,同时“卷”进来一个臃肿的“雪人”。

三

“这鬼天气,说变就变,一点‘纪律’都不讲。噢!噢……”

来人的身上全是积雪,眉毛、防风镜上,也“长”满了雪花,看上去像爱斯基摩人。

指导员赶紧迎上去说:“客人都已安全上山。”

“哦,太好了,热烈欢迎你们!”来人脱掉大衣,露出一身迷彩装,稍微整理了一下,给客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“抱歉我来晚了,我紧赶慢赶,差一点被大风雪阻隔在半路上。”

因为常年受强烈的紫外线照射,雷达站官兵脸上都带着明显的“高原红”。等这位“雪人”把雪花全都拂去了,才露出一张略显苍老的黧黑脸膛。

“孙工,快喝口水,暖和一下吧。”一名战士递上一茶缸热水。

“让客人先喝。山上条件太艰苦,太委屈你们这些科学家了!”

在他自顾自跟客人说话的时候,竟没有注意到,潘伟桦、安琪两人的神情突然凝固了,眼中满是惊讶和怀疑,迟迟没有说出口来。

## ★ 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一天内,陈鹤斌就接到了30多个道喜电话。

消息早已传遍全军,大家都在感慨:“狙击枪王竟然是来自没有编配狙击步枪的防化连。”

作为防化连连训班班长,陈鹤斌在一次次旅队训练中,带领全班出入“染毒”区,出色完成任务。可谁也不知道,防化专业素质过硬的他,心里却揣着一个“枪王”梦。

陈鹤斌来自山东临沂革命老区,从小浸染在老区人民的战斗故事里。那些英雄,尤其是狙击手的故事,令他心驰神往。

参军入伍,他以为离日思夜想的狙击枪又近了一步,谁知现实给他泼了盆冷水:他被分到了防化专业,一个连狙击枪都没有的连队。

2019年,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让陈鹤斌激动不已。旅里收到一个集团军狙击手集训的通知,不限专业,符合基本条件均可报名。

陈鹤斌找到连长指导员,报告了内心的想法。

“你一个防化兵当啥狙击手啊?”连长虽不解,但拗不过他的坚持,还是答应了。

完成报名的那天夜晚,宿舍内鼾声起伏,陈鹤斌却激动得睡不着。他索性坐起来望着外面的夜空,天上的星星似乎也连成了狙击枪的模样。

此时他不知道,这条路他一走便是3年。

来到集训队的第一天,陈鹤斌终于摸到了梦寐以求的狙击枪。可随之而来的据枪定型、武装奔袭、负重爬山、徒步行军等高强度训练课目,让他身心俱疲。阶段考核时,成绩处在中下游的他

“你……你没认出我们来吗?”安琪快步上前仔细端详着他,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来人愣了一下,他似乎在头脑中搜寻着记忆,“我们在哪里见过吗?”

“你再仔细看看他——”此时,安琪眼里已有泪光闪烁,她把潘伟桦推上前,“你连他也没有认出来吗?”

潘伟桦和他四目相对,互相默默对视着。

“你是……潘伟桦?”

“嘉良!你真的是孙嘉良!”

“伟桦哥!安琪!”在确认了眼前两人的身份后,孙嘉良一把搂住了潘伟桦,3人眼中都噙满了欢喜的泪水。

“嘉良,你……你辛苦了!”我没记错的话,你才38岁吧?”潘伟桦仔细端详着孙嘉良粗糙的脸,“我一下子竟没有认出你来。”

“是呀,我做梦也想不到,会跟你们在这里重逢……”风雪又大了,除了“呜呜”的风声,外面什么也听不见。

四

潘伟桦记得,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,是孙嘉良在军校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前夕。孙嘉良在电话里直言相告:“伟桦哥,我和另外几个同学,已经被部队挑选出来,准备去执行特殊任务了。”

潘伟桦明白,孙嘉良读的是军事科学里的尖端专业。出于保密,孙嘉良从没跟自己透露过他的专业。

“要去哪里呢?”

“远方,很很很远的远方。”

潘伟桦知道,孙嘉良能告诉他的,就只有这些了。

“嘉良,好兄弟,向你致敬!曾经有不少被祖国挑选出来的科学家和军校学生,都恪守着‘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’的铁的信条,‘做隐姓埋名人,干惊天动地事’……嘉良,你要多保重。”

“我会的,伟桦哥,读中学时,你不是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吗?现在,我们也用这句话互相勉励吧!”

“你说的是哪一句?”

“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。”

“对,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!”

自此,潘伟桦再也没有了孙嘉良的消息。

这次偶然的重逢终于将真相揭开:孙嘉良从军校毕业后,就来到了甘巴拉雪山,担负着装备维修的重任。如今,他已是著名的雷达技术专家。

深夜,安琪守在她的试验屏幕前。孙嘉良和潘伟桦促膝夜谈。

“每一茬登上甘巴拉雪山、值守在雷达站的战士,都牢记着一句誓言:‘缺氧不缺精神,山高标准更高。’”孙嘉良告诉潘伟桦,“昨天安琪问过我,这么多年了,你就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吗?不瞒你说,当年我是写了血书递上去,愿意接受祖国和部队的考验。到如今,与这座雪山相伴10多年,这里的雷达站已经‘长’在我心上了,我是真舍不得离开它啊……伟桦哥,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常朗诵的那段话吗?”

“哪一段?”

“‘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。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,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。’……这些年来,这段话一直在我心头回荡。”

“你想过没有,因为年龄的原因,你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这里。”

孙嘉良沉默了,又道:“所以现在我觉得,在山上转一次就少一次了。趁着还在这里,得多干点成绩出来。好了,不要光说我,伟桦哥,给我讲讲这些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吧?”

“31岁那年,我在塞林格实验室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,回到母校中国科大。当时,有不少人问过我:‘你不是说,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很美吗?为什么要回国呢?’他们不知道,再美的风景也是别人的。我是中国人,是祖国培养了我,寸草春心,应该知恩图报。嘉良,我们都是人。”

“是啊,我们心中都有一样的信念: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……”

这时,一名小战士满脸激动地跑了过来:“老师,等到了!安老师请你马上过去……”

五

因为天气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,安琪的电脑屏幕上一直没有出现她殷切盼望的那个信号。而今晚,神秘的“精灵”终于奇迹般地出现了!

那一刻,潘伟桦、安琪和队员们都睁大眼睛,屏住呼吸紧盯着屏幕上的一丝微弱、颤抖的信号……

这是他们苦苦等待的结果。也就是说,潘伟桦想要验证的科研项目,是完全可行的……

“祝贺你们,伟桦哥,安琪。”孙嘉良走上前,几人激动地抱成了一团。

让白茫茫的甘巴拉雪山为青春作证吧,此时风停雪住,满天星辰露出了笑靥,一闪一闪像是在呐喊欢呼。

## 摘星

■孙佳欣

高原的星空,寂寞辽阔,映照在甘巴拉雪山上,于是雪山显得更纯净,星星也更闪烁。风雪呼啸,世界静得只剩风声——请留心听,在此刻的甘巴拉雪山上,在这偏僻的雷达哨所,有一群年轻人在欢呼。他们为何欢呼?为试验的成功、为抱负的施展、为前途的光明——为这雪山之上意外的重逢。

同样是夜,在距离甘巴拉雪山数千里之外的某旅上空,没有一颗星。刚

刚圆了“枪王”梦的陈鹤斌,仰躺在训练场上,他还记得初次参加集训的头一天夜晚,他失眠了,把天上的星星连成了狙击枪的模样……一晃已3年,好在自己没放弃。

璀璨的星空,同样照耀在几十年前小哨兵值守的密林上空。接近拂晓,星星只剩零星几颗。突然的枪声打破密林的静寂,小哨兵像灵巧的兔子,引逗着鬼子步入峭壁绝境,直到纵身一跃——他是一名真正的人路军战士。

历经银河的淘洗,星光光华不减。多少人仰望过它,它又见证了多么悲欢的故事。

今夜若有空闲,不妨抬头看看漫天的星斗。每一颗星都是熠熠生辉的梦,拾起它吧,腕间缠绕一缕星光,摘取一盏放在心上。

本版插图:赵建华 赵瑛鹏 徐鑫鑫  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# 长征

第6174期

## ★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凌晨,该小哨兵去接岗了。连长拍拍小哨兵的肩膀:“机灵点,不能放过丝毫的风吹草动!”

小哨兵一个立正敬礼:“是!连长!”

“单独值岗,害怕不?”

“报告连长,不害怕!”

连长从兜里掏出3颗子弹:“记住!遇特殊情况,放一枪是一枪!不可浪费!”说着,又把掖在腰里的手榴弹掏出来塞在小哨兵手里:“这个也带上,关键时刻用得着!”

小哨兵用力点头。他11岁那年就跟爹参加了八路军。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几十回,可总是负责传达命令,一把枪都没有。杀鬼子,一直是他做梦都想干的事。

这次他们连几十号人守在这深山老林里,任务重着呢。

这里有一座临时医院,住着50多号重伤员。他们都是战场上的英雄,保护他们,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

夜里值岗辛苦,小哨兵又是年纪最小的,大家都不让他值夜岗,让他凌晨再上哨。

此时,小哨兵扛着“三大盖”,腰里掖着手榴弹,到距离医院5里外的哨位值哨。

哨位设在两岔路口的树林里,伪装巧妙,不到近前是无法发现的。

小哨兵持枪站在哨位上,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四处观察。

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了,小哨兵有些倦怠,可还没来得及放松,就发现前面有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,仔细一瞧——不好,是鬼子的刺刀。

鬼子进山了。

## 小哨兵

■孟宪歧



小哨兵的心咚咚跳得厉害。他想,应该先放枪报警。可这样,子弹就白白浪费了。他沉住气,等鬼子靠近后,瞄准开了一枪,最前面的鬼子应声倒下。

小哨兵猛然跃出树林,朝另一条山沟里跑。

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打得有点懵,回过神,他们立刻散开队伍,呈扇面朝小哨兵包围过去。

眼看距离越来越近,鬼子兴奋大叫,不开枪了,要抓活的。

小哨兵一边跑一边琢磨:我已经开枪示警了,连长他们听到枪声,一定会组织伤病员转移。现在,把鬼子引得越远越好!

想到这里,他开了第二枪,又一个鬼子倒下。而后,他撒丫子跑向山顶。

小哨兵身材瘦小,像个兔子一样逗引着鬼子。发现鬼子停住脚步,小哨兵心急,瞄准鬼子射出了第3颗子弹——两个鬼子应声倒下。

嘿,还是串糖葫芦!鬼子气急了,又哇啦啦叫着追过来。空枪已是累赘,小哨兵把枪藏在一

棵老榆树的树洞里,继续向山顶奔去。

可到了山顶,小哨兵傻眼了——他把自己引向了绝地,再往前一步,便是悬崖峭壁!

小哨兵不跑了,前面是深渊,后面是鬼子,看来是插翅难逃了。

鬼子们狞笑着,端着枪一步步逼近。

小哨兵掏出手榴弹一拉引信,使劲朝鬼子扔去。硝烟过后,鬼子中又多了几具尸体。而小哨兵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不得已,鬼子撤走了。

连长带战士们搜寻小哨兵,在那棵老榆树中,找到了小哨兵的枪,在绝壁下,发现了浑身是血的小哨兵。

连长抱着小哨兵,焦急地喊:“虎子!虎子!”

许久,小哨兵张开了眼睛,“爹,我没给你丢脸吧?”

连长噙着泪花:“好儿子!你是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了!”

小哨兵笑了,又昏过去了。

战士们轮流背着小哨兵,急速朝战地医院跑去。



## 枪王

■池俊成

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

“我只见过防化兵侦毒,还没见过防化兵当枪王。”防化兵要当枪王,简直是天方夜谭!”和他一起集训的学员们同他开着玩笑。陈鹤斌不说话,心里却在不停地告诉自己:“坚持下去!”

那一年,陈鹤斌没有取得任何名次。回到连队,看着垂头丧气的陈鹤斌,连长拍着他的肩膀鼓励道:“梦想哪有那么容易实现的?别灰心,明年再战!”

第二年,再次摸到狙击枪的那一刻,陈鹤斌心中多了份沉稳。

这一次,陈鹤斌排在第八十二名。他开始怀疑自己,是不是根本不是当狙击手的料,他害怕又一次辜负连长的厚望,害怕自己两次集训无果会沦为笑柄。

信念遭到质疑,身体也终于发出了抗议。发烧到40摄氏度的他险些引发脑膜炎。住院期间,战友劝他:“枪王”当不成,你的防化专业水平高啊!你依旧是个好兵!”此时,陈鹤斌的脑海中闪过无数次夙兴夜寐的加练、战友与家人信任支持的眼神……他还是不甘心,越是不被看好,越要做出一副样子来。

身体恢复后,他立即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:理论不行,就在熄灯后写下数万字的关键点与心得;耐心不够,就在兜里随时装一把米,一有时间就撒在地上数米粒;定力不强,就用背包绳和地钉把手绑在枪上,把脚定在地上,一趴就是2小

时……半个月下来,他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,肘部被一次次磨破又结痂。

陈鹤斌的最终成绩定格在集团军第八名。那年,他懂得了一个道理:想要变强,不光要能吃苦,更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和坚定的信念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!”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回到连队,面对战友们的惊叹,他一笑而过。只有他自己知道,他离梦想还有差距。

陈鹤斌5年服役期满,面对去留,他选择留队。再次走入集团军狙击手集训队,这次,他要一战成名。

集训期间,陈鹤斌放弃了休闲放松的时间,甚至把手机也寄回了连队。身边的人都说他“走火入魔”了。可他知道,不逼自己一把,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。

为了实现质的突破,他开始了加压训练。练据枪时,他在枪管上叠弹壳;练瞄准时,他用针线穿米粒,盯着烛火不眨眼;练定力时,他请战友在自己扣下扳机前制造声响,在射击时让靶标晃动……日复一日的打磨,使他在结业考核中,将胆气豪情与坚韧顽强注入每颗子弹——枪枪精准命中靶心。

那年,陈鹤斌以绝对优势获得集团军狙击手集训队第一名,被评为集团军十佳狙击手和优秀学员。终于,他圆了自己的“枪王”梦。

挂上绶带那一刻,陈鹤斌的眼眶湿润了,黝黑的面孔上也漾起了笑容。

